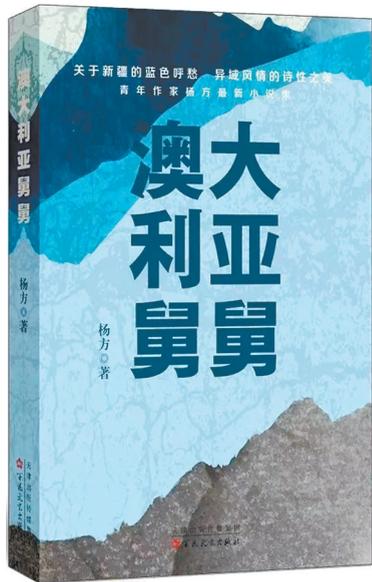


从细小的灰烬里再生的玫瑰

读杨方新书《澳大利亚舅舅》

阿华



言,就会显示你是独特的这一个。而杨方呈现给我们的,也正是这种异质感,无论是语言,还是故事。

西部边疆,是辽远而又奇特的地方。那里有不同于内陆的粗犷广阔、金戈铁马、快意恩仇,也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。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杨方来说,青稞酒、塔尔寺、玉门关、斯大林街、伊犁河水、莫合烟、酥油灯、牧羊人、康巴汉子、雪莲、骏马,这所有的一切,都已经内化到了杨方的骨骼和血液当中,这也是构成杨方文学世界观的基础。

杨方是爱这片土地的,即使它孤寂荒凉、灰头土脸,即使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,杨方对它的爱都是不容置疑的。现在的杨方虽然生活在小桥流水、梧桐细雨的南方,但她的乡愁依然是长河落日、大漠孤烟的乡愁,那内在的、骨子里的、宿命的乡愁,是辽远的、疼痛的、尖锐的。

有人说,杨方的诗是天山山顶上的千年积雪,泛出耀眼的银白色闪光。她的诗就是逆向而流的伊犁河,穿过大漠孤烟也穿过千里戈壁,不时地泛起的夺人心魄的漩涡。而她的小说同样是这样,她文字中的那些生长、凋落、曲折,那些求索、回归、解决都很真实,向美、柔韧、永不断绝。

语言的秘密不仅仅是语言,深层的语言会触及更加深层的故事。读杨方的作品,有一种莫名的隐痛感,以及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伤感和悲情。这些大概都来自杨方对事物背后那命运之神的洞见,来自她永远无法割裂的乡愁。

作为一个读者,我们总希望看到故事的结局才能安心,仿佛只有那样琥珀才能包裹住蝴蝶最生动的蹁跹,无论是热爱还是仇恨,无论是圆满还是悲伤。但你能说《澳大利亚舅舅》中,八舅舅的死去就是一个故事的结束?不是的。《西域毒草大全》还没有找到它的主人,胡桃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。

在杨方的小说里,我读到的还有折子戏一样的余音袅袅。这个不只是指《断桥》中的《断桥》唱段,而是她所有的小说中都带着这样的余音,肃静又清幽。杨方所有的故事,都紧锣密鼓,荡气回肠,像是悠悠人世的开端,而不是结束。所以,人间的大幕才刚刚拉开,我们走过的也不是世界的尽头。

杨方的身上有一种美,就是耐看。每次看见,每次都觉得少而珍贵。那里面有深层的相信与自信,有一往情深的善意,有不知不觉的忠实。杨方的身上还有一种安静的力量,虽然她热闹起来更像是个调皮的孩子。杨方身上的那种安静像是山林里的静水,清冽肃穆,所以她的小说写得安静,读她的小说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。

杨方给我的印象是简单、淳朴、善良,才华横溢、谦虚平和,说起话来慢条斯理,对生活充满了热爱,有一颗童真的心。那一年在北京,她送我一个玩偶挂件和两个棒棒糖,并对我说,你要永远有一颗六岁的心。杨方说,我愿你永远像个孩子,永远热气腾腾地生活。

感谢她的爱意。这些年,我总是从朋友身上获取力量。我储存着她们的善良、可爱、温柔,逐渐变得勇敢、坚强。

人拿出多少热情在作品里,那种温度是可见的。正如杨方在《苏梅的窗子》的创作谈中所说:我无法从具体的人物和细节中跳出来,我的故事总是被原本事件的走向牵着鼻子走,就连悲伤都是现实主义的。我没有办法增加一分或减少一毫。《澳大利亚舅舅》这本小说集,是杨方的生活史,也是思想史,更是她的灵魂标本。

在网上,曾看到一个编辑说过这样的一段话:一篇好的小说,即便它描写的生活充满了失败和落魄、破碎与心碎,可是它所透露出的心灵质地、精神密度、情感的光辉,犹如阳光透过枝叶婆娑的大树折射出来的斑驳光影,令人沉醉。沉醉到与小说世界里的紧张、光亮、柔软与湿度比起来,现实中的成功与富贵都显得平庸乏味,不值一提。

这是多么深刻的感悟!读杨方的小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,但我说不出编辑这样的话。在这里,我想借来一用。

在《澳大利亚舅舅》这部小说中,八舅舅最后死了,这不是一个光明的结尾。可是,生活就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吗?生活其实充满了许多的惆怅和遗憾,有谁的一生是圆满的?就像杨方在小说中写道:我想到,去了澳大利亚,总该去看一下澳大利亚的几个舅舅,已经有一半的舅舅住进了坟墓。当初去澳大利亚的时候,有一半的舅舅还没有结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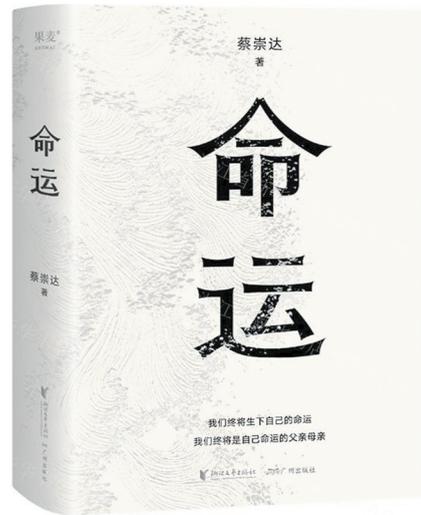
时间无涯的荒野里,我们迈出的每一步,都没有归途。我们每一个都终将是带着缺憾独自行走的人。

读完杨方的《澳大利亚舅舅》小说集,我想说说我的感受。

博尔赫斯有一首诗歌名为《玫瑰》:通过炼金术从细小的灰烬里再生的玫瑰,波斯人和亚里士多德的玫瑰,那永远独一无二的,永远是玫瑰中的玫瑰。杨方的小说也是这样的一朵玫瑰,从细小的灰烬里再生的玫瑰,有着洗尽铅华之后的耀眼。

从细小的灰烬里再生的玫瑰,永远是玫瑰中的玫瑰。这是一种炼金术,杨方懂得,这无限的存在。

好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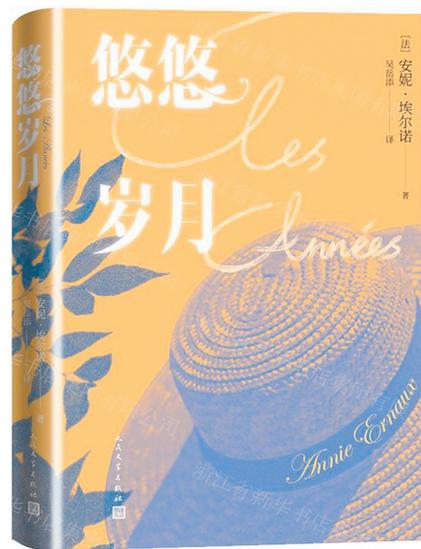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命运》

继畅销数百万册的非虚构作品《皮囊》之后,睽违多年,蔡崇达携长篇小说新作《命运》归来。他说,希望把这本书献给想要改变命运的你:只要活下去,命运终是赢不了我们的。

《皮囊》里有句名言:皮囊是拿来用的,不是拿来伺候的。正是出自书中主人公阿太之口。《命运》以99岁的阿太的五段回忆为主线,分成层层浪、海上土田里花、厕中佛、天顶孔五个章节,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生故事、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,解答了人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个人生命题。

评论家称其为直面本质、直抵人心的惊喜之作。蔡崇达的作品大都是基于当地的民间传统,他用细腻入微的笔触,让那些动人而凄美的形象熠熠生辉,透露出对至亲之人的深深敬意与爱意。通过阅读,读者如同经历一次远行,向着我们的根、我们精神上的故乡和远方。



《悠悠岁月》

一经出版,《悠悠岁月》就获得了法国的杜拉斯文学大奖。

它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自传,而是采用无人称自传写法,透过作者自身的经历唤起法国人的集体记忆,反映时代的演变和世界的进程,从而引发读者内心的强烈共鸣。

小说中看似不经意提到的商品、歌曲等,其实都是作者埃尔诺精心选择、被大众所共同关注的题材。大到靠前风云,小到饮食服装、家庭聚会,乃至个人隐私,在这本书里,总能看到简洁生动的描述。由于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60年,所以无论什么年龄段的读者,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内容和清晰的记忆。

书中还提到了种种社会现象,例如家庭中的代沟、地铁里的拥挤,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新产品等。对于这些我们曾经或正在经历的现实场景,相信不光是法国人,即使是中国读者也会倍感亲切。

融媒记者 马忆玲 整理